

## 第二十四回 陌路相逢

花底新声，尊前旧侣，一醉尽生平。司马无家，文鸳未嫁，赢得是虚名。

——彭骏孙

杨牧站在一旁，得意洋洋的为齐建业喝彩。

吕思美正在思量怎样去帮宋腾霄的忙，蓦地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瞅了杨牧一眼，冷笑说道：“杨武师，听说你在蓟州也有不大不小的名头，原来就只会摇旗呐喊么？”

杨牧怒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吕思美道：“我们乡下有个笑话，二人吵架，其中一个卷起衣袖，气势汹汹，似乎非得立即和对方打上一架不可。可是当对方起而应战的时候，他却只是敢动口不敢动手了。他骂一句，退一步，大叫大嚷的要人家等他，等他回家去把‘姻伯’请来！”

这个笑话其实是各地都有的，不过多数说的是回去请“哥哥”。吕思美说成是请“姻伯”，当然是调侃杨牧的了。”

杨牧大怒道：“不是看在你是个黄毛丫头的份上，我非得教训你不可！”

吕思美笑道：“好呀，那正是求之不得！要打就赶快打吧，趁你的姻伯还在这儿，有你的便宜呢！”

宋腾霄叫道：“小师妹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走吧！”

吕思美笑道：“我可不想做笑话中的主角。你们打得这样高兴，我岂可不凑凑热闹？哈哈，杨武师来吧，来教训我吧！”说到“教训”二字，她已是唰的拔剑出鞘，朝着杨牧的面门，就是一晃。

杨牧大怒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！”双掌划了一道圆弧，一招“游空探爪”，左掌拍出，右掌向吕思美的肩头抓下。

这一招本是他家传的“金刚六阳手”的绝招，左掌以阳刚之力荡开对方的剑尖，右掌就可以抓着对方的琵琶骨。刚才在酒家里吕思美曾给他一掌推开，他以为吕思美纵然通晓剑术，也不会高明到哪里去，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内。满以为一定可以手到擒来，心里还在打算要怎样来折辱她呢。

哪知吕思美是谋定而动，早有准备。在空地动手，不比堆满了桌椅的酒店难以腾挪，杨牧一抓抓来，她早已是一飘一闪，使出了寄花绕树的身法，绕到了杨牧的背了。

杨牧一抓抓空，陡觉金刃劈风之声，心知不妙，反手一掌拍出，身形转了一个圈圈。

他的武功也确是委实不弱，这一招化解得妙到好处，吕思美功力稍逊一筹，剑点歪斜，倘若硬刺过去，刺着他，也不会伤得很重，却得提防给他抓着。

吕思美当机应变，仗着轻灵的身法，迅即变招，杨牧刚刚转了一圈，脚步未曾站稳，只见剑光耀眼，吕思美又已是从他面前刺来了。

吕思美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瞻之在左，忽焉在右；展开了穿花绕树的身法，和杨牧游斗。端的是俨如蜻蜓点水，彩蝶穿花，衣袂飘飘，绕得急时，就如随风飘舞的一团白影。

杨牧虽然是功力稍胜一筹，打不到吕思美的身上，也是无奈她何。

掌风剑影之中，杨牧一招“阴阳双撞掌”击去，左掌阳刚，右掌阴柔。刚柔两股力道互相牵引，吕思美滴溜溜的转了个身，冷笑说道：“金刚六阳

手也不过如此，见识了！”杨牧一掌击空，陡然间只见剑光一闪，耀眼生爍，饶是杨牧躲闪得快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衣襟已是被她的利剑穿过，幸而没有伤着。

齐建业呼的一掌，将来腾霄迫退两步，叫道：“杨牧，过这边来！”迫退了宋腾霄，他的身形也向杨牧这边移动。

吕思美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对啦，快去求你的姻伯庇护吧！”杨牧刚才险些给她利剑所伤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性命要紧，顾不得她的耻笑，慌忙便窜过去。

吕思美如影随形，跟踪急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明晃晃的剑尖，又刺到了杨牧的背心。

此时杨牧刚好和齐建业会合，齐建业自是不容吕思美伤他，中指一弹，“铮”的一声，正巧弹着无锋的剑脊。

齐建业施展的是“弹指神通”的功夫，虽然只是用了五成力道，吕思美已是禁受不起，虎口一麻，青钢剑脱手飞上半空。

宋腾霄连忙一剑向杨牧刺去，这是“围魏救赵”之策，攻敌之所必救，杨牧惊魂未定，身形未稳，如何能够抵挡？当然又唯有依靠齐建业替他解困了。

三方面动作都快，齐建业左时一撞，用了个巧劲，将杨牧撞过一边，横掌如刀，一招“斜切藕”的招式！右掌向宋腾霄臂弯削下。这一招也是攻敌之所必救，宋腾霄一个“盘龙绕步”收剑回身。

就在这霎那之间，吕思美飞身一掠，也已把青钢剑接到手中，退而复上了。

宋腾霄埋怨道：“小师妹，你何苦管这闲事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”

吕思美笑道：“我本来就是爱管闲事，何况你的事怎能说是与我无关？”

宋腾霄知道她的脾气，无可奈何，只好说道：“齐老头儿的擒拿手十分厉害，你可要小心了！”吕思美又笑道：“我知道。刚才我已经领教过了。嘿，嘿，我只是一个初出道的晚辈，难得有这机会向名震江湖的四海神龙请教，伤了也是值得的啊！”

四海神龙是何等身份，听了这话，不觉脸上一红，心里想道：“我若用重手法伤了这个初出茅芦的小姑娘，只怕要给天下英雄所笑。”当下说道：“谁叫你这女娃儿不知好歹，你若不和杨牧纠缠，我也不会难为于你，你走吧！”

吕思美道：“你们这边两个，我们也是两个。我若走了，你们岂不是占了便宜？”口中说话，手上的那柄青钢剑招数可是丝毫不缓，剑剑攻向杨牧的要害。杨牧空手斗不过她的长剑，齐建业无可奈何，又只好腾出手来替杨牧解招。杨牧不敢离开他的靠山，于是变成了双方都是二人联手作战的局面。齐建业本来是被迫应战的，却给她颠倒来说，弄得他啼笑皆非。

杨牧连遇几次险招，怒道：“这野丫头刁滑得很，她自讨苦吃，可怪不得咱们，姻伯，你还是把她先打发了吧，免得她来歪缠。”吕思美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原来那个笑话并不是我们乡下才有。”对准杨牧，唰的又是一剑。

齐建业道：“我自有分寸。”沉下了面，喝道：“女娃儿，你再不知好歹，我可不客气了！”

吕思美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一把斑白的胡子，生了气胡须也会动的，很是有趣！”

齐建业给她弄得啼笑皆非，想道：“这女娃儿也确实是有有点可恶，好，待我想个法儿，不伤她的身体，点了她的穴道。”

可是吕思美的“穿花绕树”身法，运用得十分精妙，她好似窥破了齐建业的心思，身子滴溜溜的老是绕着杨牧来转，无形中等于拿了杨牧来作盾牌，教齐建业无法点着她的穴道。

齐建业不由得动起怒来，蓦地一声大喝，加重了掌力，向宋腾霄猛扑。转换目标，心里想道：“待我毙了这个小子，看你这野丫头还能不束手就擒？”

吕思美所受的压力稍松，立即又向杨牧加紧攻击，叫齐建业不能全神去对付宋腾霄。

如此一来，变成了互相牵掣的局面。不过吕思美的功力毕竟是和四海神龙相差太远，而杨牧虽然空手，却可以与她勉强周旋，是以始终还是齐建业和杨牧这边大占上风。

宋腾霄给齐建业的掌力迫得几乎透不过气来，心里可是感到甜丝丝的，“想不到小师妹竟要为我拼命，这次倘若能够脱难，我真不知应该如何报答她才好。”

纓长风坐在店中观战，心里可是焦急非常，正想出去帮宋腾霄的一把，忽见一个手拿旱烟杆，披着粗布大褂的老头儿在街头出现，正向着打斗的地方走来。

那店小二跳了起来欢呼道：“这可好了，我的东家来了！”

纓长风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莫非这个老头儿乃是隐于市肆的风尘异人，为了结交江湖朋友，才开这间酒店？”

心念未已，那老头儿已是走得近了。店小二站出门口大叫道：“老东家，不好了，快来呀！这几个客人在咱们的店子里打架，去了一拨，又来一拨，屋内打得不够，又打到了大街上。咱们店子里的东西毁了还不打紧，闹出了人命来可不得了！”

杨牧喝道：“识趣的走远一些，别来多管闲事，打坏了多少东西我们自会赔给你。”此时正打到紧要的关头，杨牧这边大占上风。宋腾霄被齐建业的掌力笼罩，虽然奋力解拆，已是力不从心。吕思美气力不加，身法亦已渐见迟滞，远不及刚才的轻灵了。

那老头儿慢条斯理的拿起旱烟杆，吸了口烟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兄，你这话可说得不对了。你们在我的店子里闹出事情，焉能说是我多管闲事？东西可赔，人命可是不能赔的。打死了人，你们一走了之，事情还不是到了我的头上？”

口中说话，脚步逐渐走近。突然就插进打斗的圈子当中！

齐建业本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，料想这老头儿定非常人，正想问他。未曾出口，对方已然出手。

此时杨牧正在一掌向吕思美劈去，吕思美则在全副心神用来帮忙宋腾霄抵御四海神龙的攻势，眼看杨牧这一掌就可以把她的琵琶骨打碎，那老头儿陡地插进当中，把吕思美轻轻一推，推出了三丈开外！他用的是一股巧劲，吕思美好似是给他拉开似的。身形只是转了一圈，就站稳了。

杨牧一来是煞不住势，二来也是怒火头上，心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！”双掌掌力尽发，“蓬”的一声，竟然打到了那个老者的身上。

齐建业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杨牧，住手！”话犹未了，杨牧已是四脚朝天，跌在地上。那“蓬”的一声，却是他身子触着硬地的声音。

齐建业大惊之下，也不知杨牧有没受伤，无暇思索，一把抓去，抓着了老头儿的烟杆。那老头儿笑道：“齐老先生，你也喜欢抽烟么？”

以齐建业的功力，这一抓石头也要裂开。他满以为这烟杆是非断不可的，不料只觉触手如烫，一股力道反震他的掌心，手措一松烟杆已是掌握不牢。这招一试，齐建业方始知道对方的功力不在他之下。

齐建业蓦地想起一人，连忙问道：“来的可是烟杆开碑陈德泰陈老先生么？”

原来陈德泰这根烟杆乃是一件宝物，外表看来，似是漆木，其实却是青铜混合玄铁铸的。玄铁是一种稀有金属，比凡铁重逾十倍。有一次陈德泰和儿位朋友喝酒，酒酣兴起，曾用这根烟杆试演武功，一敲敲碎了一块石碑，是以得了“烟杆开碑”的外号。齐建业刚才拗不断这根烟杆，反而给震得虎口发麻，也就是因为它是玄铁之故。

陈德泰打了个哈哈，说道：“贱名有辱清听，陈某不胜惶恐，齐老先生的大名，我也是久仰的了。此次光临小店，请恕有失迎迓之罪。不知齐老先生何以和这两位客人为难，可否看在小老儿的面上，大家一笑作了？”

齐建业心道：“你倒说得这样轻松？”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此事一言难尽。本来冲着陈老英雄的金面，齐某是应该罢手的。但好不容易碰见了这两个人，若不趁此作个了断，以后就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请恕碍难从命！”

陈德泰淡淡说道：“齐老先生不肯给我面子，那我可没有办法了。”

齐建业道：“不是我不肯给你面子——”话犹未了，陈德泰已是摆了摆手，说道，“不必多说了！”不听他的解释，回过头来，却对宋腾霄说道：“请问宋时轮是阁下何人？”宋腾霄道：“正是先父。”

陈德泰哈哈笑道：“怪不得你的追风剑法使得这样到家，原来果然是宋时轮的儿子。那么，你想必就是小金川和孟元超齐名的宋腾霄了？”宋腾霄道：“不错，陈老先生敢情是先父旧交？”

齐建业见他们攀亲道故，心里已知不妙，果然便听得陈德泰说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我与令尊缔交，以后就没有见过面，不料他已经仙逝，实是可惜。好，今日碰上了这件事情，你就让我替你了结吧。闲后少说，你们走吧！”

齐建业是个久享盛名的人物，怎能丢这面子，喝道：“不许走！”

陈德泰冷笑说道：“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，撇开私人的交情不说，我是这间酒店的主人，你们两位和他们两位都是客人，客人在小店闹事，我就有权来管。是我叫他们走的，齐老先生不肯甘休，问我要人就是！”

齐建业年纪虽老，火气很大，听了这话，勃然大怒，说道：“好吧，那我就只好领教你陈老哥的烟杆开碑的功夫了。不过，这两个人可还不能够现在就走！”

陈德泰烟杆一横，说道：“只要你有本领抓得住他们！不过，可先得过我这一关才行！”

宋腾霄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为朋友两肋插刀又有何妨？齐老先生，你不用担心，宋某既然敢为朋友出头，就不怕三刀六洞，你叫我走，我也是不会走的。陈老伯，小侄多蒙你的爱护，但还是让我自己了断吧。老伯的盛情，小侄心领了。”

陈德泰道：“不行，事情是在我的店子里闹出来的，我就非管不可！”

局面一变，突然变成了宋腾霄和陈德泰争执，大家争着要和四海神龙齐建业交手，倒是颇出齐建业的意料之外。

试了刚才那招，齐建业已知陈德泰的武功不亚于他，心中自忖，和陈德泰单打独斗的话，或许还可以有几分取胜的把握，加上了一个宋腾霄，自己就是必败无疑了。

当然以陈德泰的身份，决不能和宋腾霄联手打他，可是倘若自己出手攻击宋腾霄的话，陈德泰有言在先，那就是迫得他非和宋腾霄联手不可了。

齐建业虽然是在怒火头上，也不能不有点踌躇了。

纓长风从酒店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两位老先生可肯听小可一言么？”

店小二跟在后面说道：“老东家，刚才他们打架的时候，这位客官正在喝酒，几乎殃及池鱼，给他们打破头颅。事情的经过，这位客官也是曾经目击的。”

陈德泰吃了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此人精华内敛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显然是个武学行家。不知他是来帮谁的？”虽然店小二的口气，这人似乎是站在自己这边，心里也不能不有点戒备。当下说道：“客官有何指教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依小可之见，冤家还是宜解不宜结的好。”

陈德泰说道：“我是但愿息事宁人，就不知齐老先生愿不愿意。这话你应该和齐老先生去说。”

齐建业方自沉吟，杨牧记起刚才所吃的亏，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来管闲事？”

纓长风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天下人管得天下事，我虽然是个无名小卒，也总可以说句话吧。嘿、嘿，依我看来，你们还是和解的好。”

杨牧道：“不和解又怎么样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若然大家都是仇必报，有帐必算，那么我和你也有的一笔帐未曾算呢！对啦，刚才你不也是口口声声要和我算帐的么？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和解的好。”

言下之意，齐建业和杨牧若是不肯接受调停，没奈何他也是要和杨牧算帐的了！

杨牧仗着有齐建业作靠山，正要发作，齐建业却忽地瞪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让我来说。”口中说话，足尖暗运内力。

这条街道是用石块铺的，齐建业暗运内力，当他移开脚步之时，只见石块上已经给他用脚尖打了两个交叉十字。就好像用斧头凿出来似的，凹痕一般深浅。用脚踏碎石块不难，似这等只是划开两道深浅相等的裂痕，而不波及其他部份，必须内力能够集中一点、操纵自如才行。陈德泰见他显露这手上乘的功夫，也不禁暗暗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这老头儿果然名不虚传，内功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。若然只是较量内功，只怕我也未必能够胜他。”

纓长风淡淡说道：“愿聆齐老先生高见。”

齐建业移开脚步，缓缓说道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句话是说得不错，但也不可一概而论。有的梁子，比如打破了的茶杯，踩裂了的石头，那就恐怕是补不回来，抹不平净的了。”

话中有话，所谓“打破了的茶杯”，只不过是陪衬，“踩裂了的石头”才是他想要打的比喻。言下之意，除非纓长风可以抹平了石上的裂痕，否则这“梁子”就是终不可解。

这分明是给纓长风出了一个难题。要令纓长风知难而退。

原来齐建业是个武学大行家，陈德泰看得出纓长风是个身怀绝技的人，他当然也是早已看出来了。不过却未能够准确估量纓长风功夫的深浅如何，是以要试他一试。

纓长风不慌不忙的踱着方步，从那块石块走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天下除非是杀父杀母的不共戴天之仇，否则决没有化解不了的梁子！”

移开脚步，那两个交叉十字已是无影无踪，而且他不仅仅是“抹平”了那两道凹痕而已，整块石头就好似给削去了一层似的，平平整整，什么痕迹都不见了。

这份功夫，纵然不能说是在四海神龙齐建业之上，至少也是旗鼓相当！

齐建业暗暗吸了一口凉气，心里想道：“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。想不到后辈之中，竟然出现了这许多高手。”

只是和陈德泰单打独斗，他已经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倘若不肯接受调停，纓长风一定要和杨牧“算帐”的话，他和杨牧二人，那是必败无疑的了。更何况对方还有宋腾霄和吕思美二人，这二人也是决不肯袖手旁观的。

饶是四海神龙火气再大，在这样强弱悬殊，众寡不敌的形势之下，那也是无可奈何，必须罢手的了！

纓长风显露了这手功夫，仍然恭恭敬敬他说道：“不知齐老先生以为晚辈的话是否得当？”

齐建业道：“阁下高姓大名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小可是蓬莱纓长风。”山东蓬莱县乃是他的籍贯。

齐建业吃了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怪不得陈天宇盛赞他。果然了得。”当下明知故问：“江南陈大侠是你的好朋友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陈大侠折节下交，我可不配称作他的朋友。”

齐建业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看在两位陈大哥的面上，今日之事，就此揭过。后会有期。”他先提陈天宇，然后才说“两位陈大哥”。“两位陈大哥”虽然也包括了陈德泰在内，显然是主从有别了。还有一层，他只是说“今日之事，就此揭过”，却并没有说就此解开与宋腾霄所结的“梁子”，意思当然只是暂且罢手而已。

陈德泰明知他是遮羞的说话，心里暗暗好笑。但陈德泰但求息事宁人，也就不想再给他难堪了。当下说道：“我还未曾得尽地主之谊呢，齐老先生请进小店再喝一杯。”

齐建业冷冷说道：“多谢你了，不啦！”回过头来，拂袖便走。他一走杨牧当然也是灰溜溜的跟着他走了。

吕思美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这老头儿真是死要面子，可笑得紧！分明是自知不敌，偏要说是看在江南陈大侠的份上。这事却与陈天宇又有什么相关？”

陈德泰笑道：“原来是纓大侠，小老儿是久仰大名的了。多亏纓大侠显露了这手神功，否则只怕还吓不走这四海神龙呢！”

纓长风笑道：“陈老前辈给我脸上贴金，我可担当不起。”

宋腾霄因为是久居在边荒之地的小金川，却不知纓长风的名头，但见陈德泰这样称赞他，对他也不由得另眼相看。不过由于纓长风刚才在酒店里曾经暗助过段仇世一臂之力，宋腾霄却是不免对他尚有芥蒂。

陈德泰哈哈笑道：“相请不如偶遇，今日我得见故人之子，又得与纓兄幸会，就请大家都来同喝一杯。”

宋腾霄忽地淡淡说道：“纓先生，你刚才在酒店里显露的那手功夫，更是令我佩服！”

陈德泰不知就里，说道：“纓大侠，你刚才显露了什么功夫，可惜我没有眼福见到。”

纓长风道：“没什么。刚才那姓杨的几乎打到我的头上，我和他开个玩笑，泼了他一脸酒。”

陈德泰哈哈笑道：“这姓杨的最是可恶，纓兄，你这个玩笑开得好。”

吕思美心直口快，禁不住就说道：“纓先生，想不到点苍双煞也是你的朋友。”

纓长风淡淡说道：“我是个浪荡江湖的人，三教九流的朋友识得不少。不过点苍双煞却不是我的朋友。但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倒也想和他们结交结交。”

陈德泰道：“不错，我听说点苍双煞乃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，行事虽然有点怪僻，却也并无多大过错。尤其是冷面书生段仇世，文才武艺俱都出色当行，的确是值得交一交的朋友。你们为何提起了他？”

一来是因为涉及好友孟元超的私德，宋腾霄不便说给陈德泰知道；二来陈德泰的口气对段仇世又颇有赞许之意，宋腾霄就更不便说了。当下悄悄向吕思美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叫她不可多言，便含糊其辞他说道：“没什么，不过老伯所说的那个冷面书生段仇世，适才恰好到过这里，是以我们随便问问。”

陈德泰道：“哦，他到过这里，可惜我来迟了一步。想必他是已经走了？”

那店小二接着说道：“他还未曾来得及坐下喝酒，那齐老头子就跑进来要找他打架了。纓先生暗中帮了他一把忙，他才能够逃跑的。”他故意隐瞒了宋腾霄曾和段仇世打架之事，说成了好像段仇世是和宋腾霄站在一边的。

陈德泰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这位冷面书生行事怪僻，得罪了四海神龙也不稀奇。哈哈，如此说来，你们虽然都是并不相识，却倒是同仇敌汽呢！”

陈德泰这么一说，宋腾霄自是更不便再提了。只好甚是尴尬的应道：“是呀，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碰见他。”

纓长风微微一笑，跟着说道：“宋兄和吕姑娘，你们的一位好朋友倒是和我相识。”

宋腾霄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是谁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云紫萝。”

吕思美喜欢得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原来你听见了我们刚才的说话了。我们正想找云姐姐呢，她在哪里，你知道么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她在她的姨妈萧夫人那里。”

宋腾霄诧异道：“她有一位姨妈，我倒未知。是住在哪里的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在太湖中的西洞庭山。不过她们现在是否还在那儿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”

吕思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说来话长——”

陈德泰笑道：“好啦，咱们还是进去一面喝酒，一面再说吧。”

店小二打扫干净，重整杯盘，纓长风把他和云紫萝相识的经过，以及云紫萝在西洞庭山的遭遇，一一告诉了宋腾霄。

吕思美道：“啊，这个消息咱们应该尽快传报给孟大哥知道。”又道：

“ 纓先生，你帮了云姐姐这样的大忙，我们都很感激你。孟大哥知道了，更要感激你。 ”

纓长风道，“你说的这位孟大哥可是孟元超、孟大侠么？他和云女侠——”

吕思美道：“云姐姐、孟大哥，和这位宋师哥，他们三人是从小就在一起，一同长大的。”纓长风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

宋腾霄忽地冷冷说道：“纓先生，你对云紫萝倒似乎很是关心。”

纓长风本来想从吕思美的口中，探听孟元超和云紫萝的关系的。听了宋腾霄这话，心里很不舒服，也就不便再问吕思美了。当下苦笑说道：“我这个人是有好管闲事。”

陈德泰笑道：“我也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。对啦，说起了孟元超，我倒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。”

吕思美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孟大哥有什么可笑的事情传之众口。”

陈德泰道：“做出这件可笑事情的人不是孟元超，但却把他牵涉在内。”

吕思美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陈德泰喝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宋世兄，你们敢情是要到泰山去的。是吗？”

宋腾霄道：“不错，但只怕是赶不上泰山之会了。”

陈德泰道：“扶桑派的开宗大典已经举行过了，但一定还有许多客人未散去的。”

接着说道：“这件事情，就是发生在大会上的。做这件可笑的事情的人是杨牧。我有一位参加泰山之会的朋友，昨天经过这里，告诉我的。”

“杨牧请齐建业替他出头，硬说孟元超勾引了他的妻子，后来水落石出，才知道云紫萝是在西洞庭山，根本就没有见过孟元超的面。”

“家丑不宜外扬，古有明训。何况是在别人开宗立派的大会之中，当着一众英雄的面？而且整个事情又只是捕风捉影！天下竟有如此疑心之重，重到连面子也不要的丈夫，你说可不可笑。”

宋腾霄可是笑不出来。陈德泰以为是“捕风捉影”，他却是知道“事出有因”的。对这件事情，他只是为孟元超感到难过。当下陪着干笑几声，便即扭转话题，逗引陈德泰谈论泰山之会的奇闻异事。

宋腾霄感到难过，纓长风则是感触更多了。

## 第二十五回 破镜难圆

前事销凝久，十年光景匆匆。念云轩一梦，回首春空。彩凤远，玉萧寒，夜悄悄，恨无穷。难黄尘，久埋玉，断肠挥泪东风。

——孙道绚

宋腾霄对他心怀芥蒂，只顾和陈德泰说话，不知不觉把他冷落一旁。

纓长风大口大口的喝酒，酒意有了几分。酒在杯中摇晃，云紫萝的影子在酒中摇晃。

湖上相逢，梅林练剑，花下谈心。与云紫萝的许多往事，蓦地里都兜上心头了。

“唉，我是落拓江湖，她是飘泊人海。我们都是同样的运蹇时乖。不过她的遭遇却比我更难堪得多，不知她能不能支撑得住？”

陈德泰是个老于世故的人，发觉纓长风似乎落漠寡欢，瞧出有些不对，遂举杯笑道：“纓兄，今日难得相逢，我敬你一杯。喝过了酒，我还有事要求你呢。”

纓长风一饮而尽，说道：“陈老先生有何吩咐？请说。”

陈德泰道：“久仰纓兄文武全材，请纓兄给我留个墨宝。”

纓长风笑道：“老前辈开我玩笑了！文武全材四字，我怎么当得起，老先生，你才是令我饮佩的文武全材，我怎敢班门弄斧？”

陈德泰道：“我不过是附庸风雅罢了。”

纓长风道：“这幅中堂想必是老前辈的笔迹？”

陈德泰笑道：“写着玩的，我是老来无聊，故此对朱竹垞这首词特别喜爱。”

纓长风道：“这首词我也喜欢。词中固然是有满腔抑郁，也有一股豪情。嗯，十年磨剑，五陵结客，把平生涕泪都飘尽。晚辈落拓江湖，对这几句也颇有同感呢。”

陈德泰笑道：“听说纓兄尚未娶妻？”

纓长风怔了一怔，一时不懂他的意思，未曾接口，陈德泰已接着说道：“落拓江湖，且吩咐歌筵红粉。这也是朱竹垞的词句。纓兄游侠江湖，恐怕是没有闲精侧帽歌场的了。不过若能求得个红颜知己，共偕白首，那也是人生一大美事。”

纓长风笑道：“人过四十不娶，不宜再娶。再说红颜知己，又岂易求？”

陈德泰道：“这种古人的迂腐之言，岂能奉为金科玉律？”

吕思美笑道：“陈老前辈，你劝纓先生娶妻，莫非你是有意为他做媒？”

宋腾霄却冷笑着说道：“纓先生的心目中恐怕是早已有了人纓长风的酒意已经有了七八分了，对他们的话恍若听而不闻。他此时正在想着云紫萝：“红颜知己，我本已有幸相逢，可惜又失之交臂了。”一时间颇有“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”的感慨了。

陈德泰见他若有所思，笑道：“纓兄可是正在思索佳句么，我替你准备纸笔。”

忽听得脚步声响，进来一个女客。

店小二迎上前去，赔笑说道：“小店正在修理，今天不做生意。请女客人见谅。”这店小二其实是陈德泰的徒弟，他知道师父此时一定是不愿意有人来打扰的，故此也不请示，就替师父挡客了。

他以为还要费一番唇舌的，因为陈德泰和纓长风他们正在喝酒，这女客说不定要提出质问。

不料这女客却好像着了定身法似的。刚刚踏进门口，忽然就似呆住了。

这女客头上戴着孝，穿的是黑色的寡妇衣裳，脸上木然毫无表情。站在门口，就似一尊石像。

店小二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女客人，你怎么啦？”

话犹未了，那女客已是倏的转过了身，就这样的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。自始至终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
店小二大为诧异，哼了一声，笑道：“这女客人不是神经病就一定是哑吧。”

陈德泰是个武学的大行家，见这女客人身法轻灵，走得甚快，心里起疑，正想问在座之中有谁认得这个女客，话未出口，纓长风忽地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有急事，请恕少陪。他日归来，再替老先生涂鸦补壁。”匆匆忙忙的说了这几句话，好像生怕陈德泰不许他走似的，话一说完，旋风似的便冲出去了。

吕思美道：“咦，这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宋腾霄冷笑道：“真没礼貌，我瞧多半是他看中了人家的小寡妇。”

吕思美道：“宋师哥，我不许你说这样轻薄的话。”宋腾霄面上一红，拿起酒杯，掩饰窘态，说道：“他走了也好，咱们喝酒。”

陈德泰心道：“纓长风一定是和这女客人相识。”他是老成长者，不愿谈论别人私事，于是也举起了酒杯，笑道：“对，咱们还是喝酒吧。”

吕思美拿起酒杯，却不喝酒，似乎在想什么事情似的，半晌忽地说道：“宋师哥，这个女人我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？”

宋腾霄刚才没有怎么留意，此时给吕思美提醒，想了一想，“咦”了一声说道：“不错，的确好像是哪个熟人似的，她是谁呢？不对，不对！”陈德泰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什么不对？”

吕思美道：“宋师哥，你以为是云紫萝？”

宋腾霄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是有点相似。但云紫萝烧成了灰我也认识，怎会变个人！”殊不知这女客人可正是云紫萝！

原来云紫萝是戴着人皮面具的，这张面具是纓长风所送，故此只有纓长风知道是她，旁人都看不出来。

“腾霄还是从前的模样，而我已是历尽沧桑。唉，旧梦尘封休再启，此心如水只东流。西子湖边，姑苏台畔，三人同游的往事，今生是恐怕不能再有的了！”

友情并未淡忘，往事已是不堪回首。云紫萝为了不想给孟元超知道她的行踪，是以只好连宋腾霄也避而不见了。

“高巢乳燕，各自分飞。值得高兴的是他们也都找到了伴侣了。元超性情沉毅，朴实无华，配上那位林掌门一定可以创出一番事业。腾霄风流文采，潇洒不羁，配上这位聪明活泼的吕姑娘，也似乎更为适合。”云紫萝在心里暗暗为他们祝福。

跟着就想到了纓长风，“我本来希望他和元超能够成为朋友的，想不到却是腾霄和他先结上了。纓长风想必会知道是我吧，他会不会告诉腾霄呢？”

心念未已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紫萝，紫萝！”来的人可不正是纓长风！云紫萝心乱如麻，低首疾行。纓长风走到她的身边，笑道：“紫萝，难

道你也要躲避我么？你有什么心事，可不可以让我替你分忧？”

虽然只是寥寥数语，其中却包含了多少关怀，多少情意？两人目光相接。好像有一股暖流流过全身，云紫萝深深感觉到一份友谊的温暖了。

“终于还是瞒不过你的眼睛，”云紫萝苦笑道，“腾霄呢？你一个人追出来，他们不起疑么？”

“你看见我们，一言不发，立即就走。我猜想你大概是不愿意给宋腾霄认出你吧？所以我也就不告诉他们了。”纓长风笑道，“至于他们是否起疑，那我可顾不得了。”

云紫萝幽幽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本来应该见一见宋腾霄的，小时候我们是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好朋友。……”纓长风插口道：“我知道。宋腾霄已经告诉我了。”云紫萝低下头续道：“但想了想，还是不见的好。”

纓长风道：“紫萝你怎么会来到这儿？”

云紫萝忽地脸上一红，好像想说甚么，事情难于出口似的，对纓长风问她的说话，也不知是听不见还是不想回答，目光中透露着一派迷茫，只是在看着纓长风。

纓长风道：“紫萝，你想说甚么，说吧！”

云紫萝一咬银牙，终于说了：“我的事情慢慢再告诉你。我先问你，你可见着他没有？”

纓长风见她欲说还休的样子，怔了一怔，随即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你问的可是尊夫？”

云紫萝银牙一咬，涩声说道：“我问的是杨牧！他已经不把我当作妻子，我也不能把他当作丈夫了！”“尊夫”二字，刺耳钻心，云紫萝积压在心头的悲郁，终于像冲破堤防的洪水，发泄出来了。

纓长风吃惊道：“紫萝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们——”

云紫萝道：“我现在的心乱得很，你先别问我，只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话。我要知道杨牧和宋腾霄是否已经见了面，闹出了些什么事情来了？”

原来云紫萝踏进这个小镇之时，正是杨牧跟着齐建业逃出去的时候。幸亏云紫萝戴着人皮面具，她闪过路旁，杨牧匆匆而逃，对她似乎没有留意。

纓长风道：“你定一定神，我慢慢告诉你。”两人并肩走了一会，云紫萝没有刚才那样的激动了，纓长风这才把在酒店里发生的事情，说给云紫萝知道。

谈及杨牧和宋腾霄冲突的经过之时，纓长风的措辞已经是力求审慎，避免刺激云紫萝的了。但云紫萝听了，仍是不免再次激动起来。心上的伤口本来未曾复合，现在又好像给利针扎了一下似的，滴着鲜血了！

半晌，云紫萝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他作践我也还罢了，还要辱及我的朋友，甚至不借制造谣言，把四海神龙请出来难为我的友人。你说，我们怎么还能够重作夫妻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夫妻分手，固然是一大不幸，但也不可一概而论。好比身体长了一个毒瘤，忍得一时之痛，割了或许更好。紫萝，你别难过。你的事情可以和我说吗？”

云紫萝抹去了眼泪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心上有许多疑团。好吧，你要知道，我就告诉你吧。”

忍着心头的绞痛，云紫萝把难堪的往事，从头说起，全都告诉了纓长风。

有些事情，过去母亲问她，她不愿意说的，现在也告诉了纓长风了。要知道她在深受刺激之余，实在是需要一个了解她的朋友，让她可以倾吐心中的抑郁啊！

说了半个时辰，云紫萝方始把这前因后果说完。说完了之后，这才忽地自己也感到诧异起来，纓长风不过是自己新相识的朋友，为什么自己竟然肯把藏在心底的最隐秘的事情都告诉了他呢？

但说也奇怪，对纓长风倾吐之后，她的眼泪虽还是在流，心中却已是平静得多，舒服得多了。

纓长风缓缓说道，“有句话说得好，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，过去了的，就让它过去吧！”

云紫萝道：“当真死了倒还好些。可是，可是，唉！”

纓长风一时误解她的意思，涩声说道：“夫妻的情份，本来是不容易一刀两断，不过——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云紫萝已是珠泪盈眶，哽咽说道：“我和杨牧还有什么夫妻情份！你不懂，唉，你不懂的！我，我，我已经有了……夫妻可以一刀两断，母子是不能一刀两断的，你，你明白吗？”

纓长风瞿然一省，说道：“你怀有杨牧的孩子，我早已知道。你不用担忧这个孩子将是无父孤儿，如果你不嫌冒昧，我，我毕竟是一个上了四十岁的中年人，临到求婚之际，反而比一个年青人更为害羞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措辞才好。对云紫萝他虽然是早就有了爱慕之心，也还想不到这样快就要向她求婚的。

云紫萝心头鹿撞，脸上发烧，幸亏她是戴着面具，脸上的神情没有让纓长风瞧见。

这件事情来得太过突然，一时间云紫萝也不知如何是好。但在她定了定神之后，终于得了个主意，装作听不懂纓长风的意思，说道：“纓大哥，多谢你的关怀，这个孩子，将来我也是要托你照顾的，你若不嫌冒昧，我想和你结为异姓兄妹。不瞒你说，我没有兄长，在我的心里，我是早已把你当成哥哥的了。”

纓长风呆了一呆，想不到她是这样回答，同样的一句“不嫌冒昧”，意义却是大不相同。

云紫萝强抑心神，微笑说道：“纓大哥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莫非是嫌我配不上做你的妹妹吗？”

纓长风苦笑道：“不，不。有你这样一个妹妹，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。”

云紫萝笑道：“好，那么咱们就撮土为香，当天一拜。”

两人结拜过后，云紫萝道：“纓大哥，你上哪儿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我是浪荡惯了的，没有一定的去处。你呢？”

云紫萝道：“我想回三河原籍找我姨妈。”

纓长风道：“我和你一同去好吗？”

云紫萝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这个，这个恐怕不大方便吧？人言可畏——”

纓长风恢复了豪迈的故态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紫萝，我只道你是女中丈夫，怎的也有这许多顾虑。咱们如今已是兄妹，要避什么嫌疑。只要你信得过我是个光明磊落的男子，别人的闲话，又何必管它？”

云紫萝正自踌躇未决，忽听得有人飞跑的脚步声。跟着说话的声音也听得见了。

说话的那两个人竟然是四海神龙齐建业和她的丈夫杨牧！

只听得齐建业说道：“杨牧，我看多半是你的瞎疑心吧。你的媳妇儿在西洞庭山，怎会突然跑到这里？”

杨牧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刚才恐怕没有看得清楚，那个女人确实有点像云紫萝。”

齐建业道：“你敢情是想媳妇儿想得疯了？你说的那个女人分明是个乡下妇人，有哪点和云紫萝相像？云紫萝怎样变也不会变成那个样子！”

杨牧说道：“面貌虽然两样，可是我和她是做了八年夫妻的，她走路的姿态和一些我日常看惯了的举止可是瞒不过我。我一见她就觉得似曾相识，叫我如何不起疑心？”

幸亏是隔着一个山坳，云紫萝和纓长风还没有给他们瞧见。

云紫萝心里暗暗叫苦，想道：“我只道他没有留意，却原来他是看得这样仔细，早已起了疑心。”

纓长风握着她的手，低声说道：“别慌，你现在还不想和他们撕破脸，是不是？”云紫萝六神无主，点了点头。纓长风道：“好，那咱们就暂且躲他一躲，躲不过去，由我出头应付。”

他们是在一条山边的小路行走的，两人刚好躲进松林，齐建业和杨牧也已经走过山坳，来到了他们原先所在的地方了。

齐建业似乎有点不耐烦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从这小镇出来，只有两条路，东面那条路我们已经追出十里之外，没有见着。如今在这条路也走了十多里了，也仍是鬼影不见一个。我看那个农妇恐怕是早已回家了。”

杨牧说道：“我知道你老人家不相信那女人是云紫萝，但我若然不再见她一见，心里的疑团总是难以消除。”

齐建业忽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不是我说泄气的话，媳妇儿已变了心，她回来也没有用。我劝你还是放手了吧！”

杨牧说道：“我宁可把她找了回来再把她扔掉，这口气我受不了！再说我们杨家出了这样贱人，辱及家门，杨家的亲戚也没面子！”

云紫萝听了这话，气得发抖。纓长风在她耳边说道：“忍耐点儿，他们就要过去了。”

不料他们忽然停下脚步，不走了。

杨牧说道：“这里有一片松林，说不定她是躲在里头，咱们进去搜搜。”

齐建业无可无不可地说道：“好吧，你既然有这疑心，那我也不妨陪你进去看看。”

云紫萝手心淌汗，说道：“纓大哥，我不能连累你，让我出去！”

纓长风紧紧握着她的手，说道：“天塌下来我也不怕，我只怕坏了你的名声！你不许动，让我出去！”

云紫萝苦笑道：“我的名声反正是已经坏了，让我出去！”

两人正在争着出去，杨牧也已经走到林边，忽听得有个人叫道：“齐大哥，怎么你还在这儿呀，咱们可是巧遇了！”

纓长风喜出望外，说道，“有救星了，来的是江南大侠陈天宇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一定会帮我的。”

云紫萝道：“那你也不用出去了，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？”

他们在树林里小声谈话，路上陈天宇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来到。

陈天宇说道：“齐大哥，你那天走得太快，我本来想请你到舍下盘桓几

天的。不过，好在现在又遇上了。令亲若无别事，也请一同去吧。”原来陈天宇父子是后一天才下山的，他们只道齐建业早已走远了，是以在这里遇见，颇有意外之喜。

齐建业道：“多谢陈兄厚意，不过我还有点小事在身，他日再到贵府叨扰陈兄吧。”

陈天宇道：“齐大哥，你有何事，可否见告？”

齐建业本来就不相信那个女人是云紫萝，说出来恐怕惹陈天宇笑话；二来陈天宇在泰山之会那天，是帮孟元超说好话的，换言之也就是他对杨牧根本就不相信。齐建业是更不方便说了。当下只好说道：“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，不过我这世侄受了点伤，我想还是陪他回家调治的好。”

陈天宇道：“杨兄不是伤得重吧？不如到我家里，一样可以调治，还可以省得扶病再走长途。”

杨牧知道瞒不过陈天宇的法眼，说道：“多谢陈大侠好意，我只是一点点轻伤。”

陈天宇哈哈笑道：“既然你们两位没有什么紧要的事，那么这个东道主我是作定的了。齐大哥，我知道你是喜欢结交朋友的人，有两位朋友，我希望你和他们结识，所以你非接受我的邀请不可！”

齐建业不得不问：“是哪两位朋友？”

陈天宇笑道：“一位是烟杆开碑陈德泰。齐大哥想必还未知道，陈德泰就在这小镇上开了一间酒店的。我此来正是要拜访他。”

齐建业甚是尴尬，说道：“这位烟杆开碑我已经见过了。”

陈天宇道：“啊，你已经见过他了，那更好啦。咱们一同回去，找他喝酒。”心里可是有点奇怪：“陈德泰素来好客，他既然见着了四海神龙，为什么不留佳客？”

齐建业道，“还有另上位朋友是谁？”

陈天宇道：“就是我曾经和你说过的那位纓长风。上个月他去了西洞庭山，说过还要到舍下一趟的。”

齐建业更是尴尬，说道，“这位纓长风我也见过啦！”

陈天宇大感意外，说道：“什么时候，在哪里碰上的？”

齐建业淡淡说道：“就是刚才在烟杆开碑陈德泰的酒店里。”

陈天宇见他面色甚是难看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敢情你们是，是有了什么误会？”

齐建业忍不住爆发出来，说道：“误会没有。只是你这两位朋友和敝亲杨牧倒是结了一点梁子。”

陈天宇道：“啊，什么梁子，可以冲着我的面子化解么？”

杨牧道：“不必再提它啦，这梁子也已经化解了。”

涉及私人的恩怨，本来就是江湖中人视为禁忌的一种事情，杨牧不肯说，陈天宇自也不便多问，当下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么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，俗语说得好，不打不相识。你们大概还未至于动上手吧？就是打过架，那也无妨。咱们一同回去喝酒，彼此哈哈一笑，也就是了。怎么，你们不肯赏我这个面子吗？”

陈天宇有江南大侠之称，乃是武林中的领袖人物之一，论起武林中的地位，他还在四海神龙齐建业之上，他既然说到这样的话，齐建业自是不能不卖他的面子，心里想道：“那个姓宋的小子，这个时候，大概也该走了。哼，

就是不走，我四海神龙也不怕见他。”于是就答应了陈天宇的邀请。

一场虚惊，终于过去。纓长风听得他们的脚步声已经去得远了，松了口气，笑道：“紫萝，咱们也可以走啦。”

云紫萝揭开面具，深深吸了口气。纓长风见她面色苍白如纸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紫萝你怎么呢？”

云紫萝道：“让我再歇一歇。”原来她刚气得发抖，此时气还未过，想站起来，只觉得全身乏力。

纓长风道：“一个人但求问心无愧，别人诬蔑，又何必去理会它？不过，紫萝，你有孕在身，我实是放心不下，你让我伴你回家吧，咱们已经是兄妹了，做哥哥的照料妹妹，你要避忌么？”

云紫萝一跃而起，说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但求无愧我心，又何须害怕人言可畏！”本来她是有点顾虑的，受了这场刺激之后，反而下了决心了。

云紫萝抖落身上的尘沙，与纓长风步出幽林，迎着耀目的阳光，心上的阴霾也好像在阳光下消失了。

自此两人兄妹相称，一路同行。这种微妙的感情，起初大家还有点不习惯，渐渐也就习惯了，相处得当真就像兄妹一般。纓长风固然是个豪迈不羁的汉子，却也颇能以礼自持。云紫萝对他越发敬重，心境也是逐渐开朗了。

一路平安无事，这日到了蓟州，云紫萝的故乡就是在蓟州属内的三河县的，相去不过是两日的路程了。

“近乡情更怯”，云紫萝微喟说道：“我离开故乡的时候，未满十岁，现在虽非老大回乡，只怕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了。”

纓长风笑道：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重来旧地，山水有情，又何须定要有人相识？何况你至少还有一亲人在乡下呢。”

云紫萝笑道：“你说得真美。故乡的山水也许比不上江南，但却确是常在我的梦中重现的。这座北芒山就是我小时候常常游玩的地方。”

北芒山是蓟州境内的名山，绵延百余里，云紫萝的故家就在山的那头，此时他们正从山下经过。

行走间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威——震——河——朔，远——近——闻——一名。”是四个人的声音，周而复始的连接着唱出来的。抬头一看，只见前面人影绰绰的约有十多个人。打着一面绣着黑鹰的镖旗。

纓长风道：“原来是震远镖局的人。”震远镖局是北五省最大的一间镖局。镖局习惯，经过他们认为可能有强人出没的地方，走在前面的四个“趟子手”（走镖时喝道开路的伙计）是要拉长声音，唱出本镖局的名字的。“威震河朔，远近闻名。”就包含有“震远”二字：不过纓长风也有点奇怪，心里想道：“从未听说北芒山聚有强人，而且这里接近都门，正是震远镖局的地头（震远镖局开在北京），他们何用这样大张旗鼓？”

回头一看，正想和云紫萝说话，忽见云紫萝面上变色，匆匆忙忙的把人皮面具拿了出来戴上。

纓长风听她说过她的姨妈和震远镖局的总镖头结有梁子事情，心里想道：“莫非她是不想给震远镖局的人认识。但这是她姨父母的事情，结这梁子时候，她还是小孩子呢，却又与她何干？何须这样避忌？”他却怎知云紫萝乃是另有原因。

纓长风还未来得及问她，那班震远镖局的人已经走近。

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！

那班镖局的人，忽地一字摆开，拦住他们的路。

纓长风大为惊诧，说道：“我们是赶路百姓，又不是强盗。你们拦了路不许我们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一个满面麻子的年青镖师走了出来，冷冷说道，“这娘儿是你什么人？”

纓长风气往上冲，怒道：“关你什么？”

一个像首领身份的人说道，“成龙不可无礼，阁下可是纓长风纓大侠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大侠两字不敢当，纓长风正是在下。请问阁下可是震远镖局的韩总镖头？”

那人说道，“不错，我正是韩威武。”

纓长风抱拳说道：“久仰了。请问韩总镖头：何故留难？纓某自问可没有得罪贵镖局！”

韩威武道，“纓大侠言重了，我们怎敢留难阁下。我们只是想要知道，这位娘子究竟是何人？”

纓长风道：“是我的妹妹，怎么样！”

那麻子忽地冷笑道：“恐怕不是吧！”

纓长风大怒道：“是也好，不是也好，与你何关？你意欲如何，爽快说吧！”

韩威武仍然保持一份礼貌的微笑，说道：“纓大侠切莫误会。他是好意。”

纓长风正自莫名其妙，只见那个麻子已经走到云紫萝面前，恭恭敬敬的行了个礼说道：“弟子闵成龙特来拜见师娘。师娘驾到，请恕迎接来迟。”

原来这个麻子正是杨牧的大弟子闵成龙。他本来是个英俊少年，只因为那次宋腾霄来到杨家，“灵堂”夺子，他在宋腾霄与杨大姑的恶斗之中受了池鱼之殃，给宋腾霄反打回来的梅花针变成麻子的。

伤他的人虽然是宋腾霄，但事情却是因云紫萝而起。何况他也曾为追索师父的拳经剑谱之事，和师娘闹翻，还给云紫萝打了他一记耳光，他怎能不把云紫萝恨入骨髓！

云紫萝又是生气，又是吃惊，心里想道：“杨牧都不能马上认出我，他怎么知道我呢？”此时想要不承认也是不行，因为只要一开口说话，就难以隐瞒了。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闵成龙又冷笑道：“师娘何故遮掩本来面目，是因为出了杨家，有了新人，故而羞见故旧么？师娘，你虽然出了杨家，弟子也还是不敢不认师娘的，师娘，你又何必如此？”

云紫萝给他气得几乎炸了肺，一怒之下，剥下面具，斥道：“闵成龙你给我滚开！”刚要给他一记耳光，还未打到他的面上，忽地又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喝道：“你这贱妇还敢打人，给我住手！”

云紫萝心头一震，又气又怒又惊，手掌微颤，只听得“拍”的一声，那记耳光略失准头，没有打着闵成龙的面门，却打着了他的肩头琵琶骨下三寸之处，这一下痛得更加厉害，闵成龙口喷鲜血，摔出一丈开外。幸而琵琶骨没给打碎，否则更是不堪设想。

那个毒骂云紫萝的人走出人丛，扯下了面具，冷笑道：“你有人皮面具，我也有皮面具，你以为瞒得过我吗？哼，哼，捉奸捉双，捉贼拿赃，如今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，不过令我想不到的，原来你的奸夫不是孟元超，却又换了纓长风了！水性杨花，真是可耻！”

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云紫萝的丈夫杨牧！

原来杨牧那天找不着云紫萝，疑团莫释，一直耿耿于心。四海神龙齐建业被江南大侠陈天宇邀去作客，而且他是武林领袖身份，也开始觉得此事有点无聊，不愿意再陪杨牧到处去找云紫萝了。

杨牧没有办法，想起了大弟子闵成龙的镖师，总镖头韩威武和他的交情也很不浅，于是快马入京，跑到震远镖局求韩威武帮忙。韩威武一来是也有利用杨牧之处，二来他也想做出几件惊动武林的事情，以求扬名立万，三来听说云紫萝所要投奔的姨妈，正是他仇人的妻子，于是便立即答应了。

他们既然知道了云紫萝要回三河原籍，北芒山正是她必经之路，韩威武就带了几个得力镖师，和杨牧师徒一齐，赶来这里拦截，果然恰巧给他们碰上。杨牧计划周详，先叫闵成龙出面，逼使云紫萝露出本来面目，他这才以丈夫的身份，出来“捉奸”。

云紫萝气得几乎晕倒，强自支持，颤声骂道：“你，你含血喷人……”

杨牧冷笑道：“含血喷人。嘿，嘿，你这奸夫可是活生生的站在这儿！”口中说话，一抓就向云紫萝抓下！

纓长风担心云紫萝有孕在身，大怒喝道：“杨牧，你狗嘴里不长象牙，你敢动她一根毫发，我决不将你放过！”

杨牧冷笑道：“天下可没见过这样凶横的奸夫，不过你这样一来，可也是不打自招了！各位朋友请作见证，杨某今日拼了受奸夫淫妇所害，也叫你们决计难逃公道。”口中说话，手腕一翻，又向云紫萝抓去！

纓长风怒不可遏，喝道：“是非黑白，终有水落石出之时。管你说些什么，我都不怕！”飞身一摇，人还未到，掌风已是震得杨牧退了一步。

忽觉背后生风，纓长风心头一凛，知道此人掌力非同小可。本来他也不想取杨牧的性命，震退了他，便即反手一掌，先御敌。

双掌相交，声若郁雷。纓长风身形一晃，斜跃三步，回头看时，只见背后袭来的这个人果然是震远镖局总镖头韩威武。

韩威武喝道：“你拐了人家的妻子，还敢行凶，韩某本领纵不如你，也非主持公道不可！”云紫萝正在危急之中，纓长风哪有闲心和他分辩？当下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你要狗拿耗子，那也随你的便！”

“狗拿耗子”即是多管闲事的意思，本来是一句北方民间的俗语，纓长风随口说了出来，韩威武听了，却是禁不住勃然大怒了。须知他是以北五省的武林领袖自居的，岂能让人以狗相比。

韩威武大怒喝道：“你敢口出污言，辱骂于我！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乒乓两声，原来是他手下的两个镖师，上前拦阻纓长风，给纓长风的连环飞脚踢翻了。

纓长风喝道：“镖局的朋友，这不关你们的事，你们硬要插手，可休怪我不再客气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纓长风向杨牧冲过去的时候，韩威武亦已赶至，又是一掌，向他的背心劈来了。

纓长风心中焦躁，想道：“他既不知进退，不给他一点厉害瞧瞧，只怕是不行了！”一个回身拗步，身形侧立如弓，双掌平堆如箭。左掌用的是阳刚之力，右掌用的是阴柔之力，两股力道，互相牵引。韩威武所发出的力道，给他化解于无形，陡然间只觉对方的掌力便似排山倒海而来，饶是韩威武功力深厚，胸口也好像给大石压住似的，身不由己的打了一个盘旋！